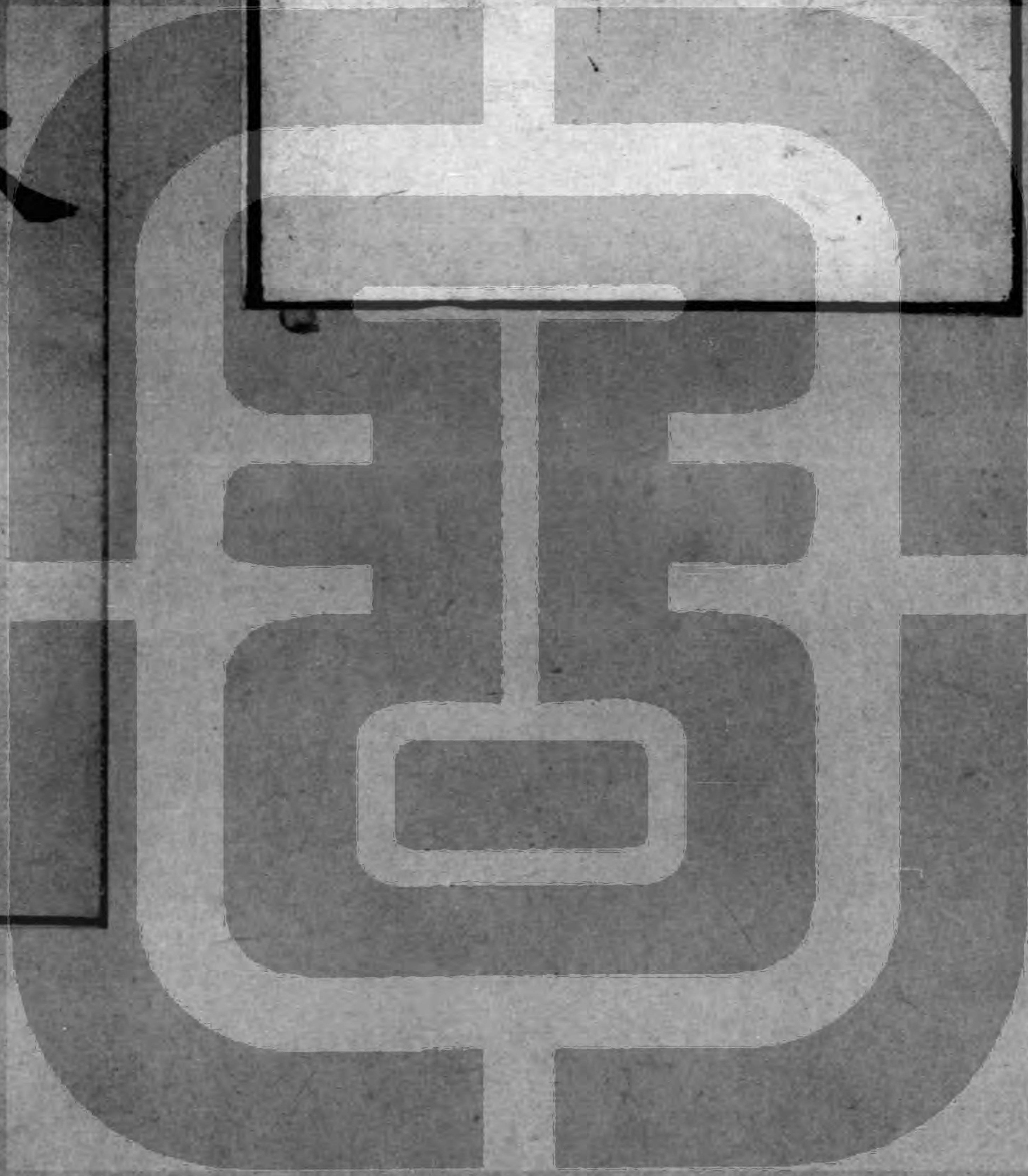


第三十八本
列傳

酷吏
大宛
游俠
佞幸

史記評林



茅坤曰酷吏傳凡十餘人太史公特以次武帝時任用及其盜賊滋多之弊故諸酷吏本傳或略而他傳反詳或兩三人錯附勒一傳而海內橫被刑戮之慘如指掌矣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二

吳興凌稚隆輯校

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孔安國曰免苟

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何晏曰格正也老氏稱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

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

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

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索隱曰言本弊不除

則其末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

難止也反說

安能偷少頃之快
語勢不得不然非
另酷吏也

按師古云溺謂
沉溺不舉也
劉辰翁曰此三語
非常語也

按破觚二句師
古云去嚴刑而
從簡易抑巧偽
而務敦厚也

王慎中曰錯非酷
吏比也特借言刻
者之不可為耳

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

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為圜

耳漢書音義曰觚方○索隱曰應劭云觚八稜有隅者高祖反秦之政破觚為圜謂除其嚴法約三章

斷離而為朴索隱曰應劭云削瑯為璞也晉灼云周弊也

也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

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帝昭曰在道德不在嚴酷高后時

酷吏獨有侯封刻轢宗室侵辱功臣呂氏已敗遂

禽侯封之家孝景時鼂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資

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以被戮其後有郅都

審成之屬

楊中統本作揚

元本平下有來字

曬開書宋中統王本注中無此三字

唐順之曰酷吏十
人行多相類而叙
各不同筆力極其
變化
楊慎曰十人只是
一篇文字
凌約言曰十人而
雁刑族者八明著
之示戒也

唐順之曰畫出一
嵬強人

郅都者揚人也徐廣曰屬河東○索隱曰郅音質漢書云河東大揚人○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揚城本秦時楊國漢楊縣城也今晉州洪洞縣也至隋為楊唐初改為洪縣以故洪洞鎮為名也秦及漢皆屬河東郡郅都墓在洪洞縣東南二十里漢書云郅都河東大陽人班固失之甚也大陽今陝州河北縣是亦屬河東郡也以郎事孝文帝孝景時都為

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

如廁索隱曰案姬生趙王彭祖也野彘卒入廁上目都都不行

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臣一姬復一姬

進天下所少寧賈姬等乎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

后何上還彘亦去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由此重

郵都濟南曬氏漢書音義曰曬音間小兒癩病也索隱曰荀悅書音閑鄒氏劉氏

吳校孝景下
有帝宗

以王本說此

告吏列傳

余有丁曰按都酷吏也而有言若此君子當不以人廢言

音並同也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乃拜都為濟南太守至則族滅矚氏首惡餘皆股栗徐廣曰解脚戰搖也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都為人勇有氣力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自稱曰已倍親而仕身固當奉職借事相形效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都遷為中尉丞相條侯至賢倨也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朴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虛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筆為書謝上而都禁吏不予

按索隱既解為中傷不宜以如字讀

茅坤曰都都又酷吏中之資現其威懼匈奴可知之矣

凌約言曰都都能讓景帝受百金之賜不私臨江加斧鉞之誅皆太后為之也愛而賞焉似也惡而死焉何哉

魏其侯使人以間與臨江王臨江王既為書謝上因自殺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索隱曰案中如字讀謂以法中都免歸家孝景帝乃使使持節拜都為雁門太守而便道之官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都節居邊為引兵去竟都都歿不近雁門匈奴至為偶人象都都索隱曰漢書作偶人象案寓即偶也謂刻木偶類人形也一云寄人形於木令騎馳射莫能中見憚如此匈奴患之竇太后乃竟中都以漢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釋之竇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邪於是遂斬都都寧成者穰人也徐廣曰寧一作寧屬南陽以郎謁者事景帝好

雁門中統王本下同

郎中統本作

按太史公傳都
都為人挿入中
間傳盛成為人
却提撮在首隨
題变化不拘定
格

氣為人小吏必陵其長吏為人上操下如東溼薪

徐廣曰一無此字駟案帝昭曰言急也。索隱曰操音七刀反操執也。滑賊任威稍

遷至濟南都尉。正義曰百官表云都尉秦官掌佐

秩皆六百石景帝中二年更名都尉若周之司馬而都都為守始前數都

尉。索隱曰數音所注反皆步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都

都如此及成往直陵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於是

善遇與結驩久之都都歿後長安左右宗室多暴

犯法於是上召寧成為中尉。正義曰百官表云中尉

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顏云金吾鳥名也王辟不祥天子出行職王先道以禦非常故執此鳥

之象因其治效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桀皆人

田汝成曰以寧成
到都並列酷吏則
都寬哉

鈇
宋中後本作鈇
柯本作鈇

康海曰歸家數語
陋哉視都都自稱
之詞不逮遠矣乃
以並列酷吏傳何
也

倪思曰成傳皆无
事實空自形容欲
盡得其為人

人惴恐武帝即位徙為內史外戚多毀成之短抵

罪髡鉗是時九卿罪歿即歿少被刑而成極刑自

以為不復收於是解脫詐刻傳出關。索隱曰解音

他活反謂脫鉗缺也歸家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

安可此人乎乃賈貸買陂田千餘頃。索隱曰賈音

也又音勢貸音天得反假貧民役使數千家數年會赦致產

數千金為任俠持吏長短出從數十騎其使民威

重於郡守

周陽由者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父侯周陽故因

姓周陽氏。徐廣曰侯五年孝文六年國除。正義曰周陽故城在絳州聞縣東二十九里

徒殿本說徒

十七本說千

除國毛本

錢英

伎 柯本伎王本伎

伏車軾也四字注校增
在車前也

王應麟曰黯之正
直可謂仁者之勇
也謂之伎可乎周
陽由輟驚之靡耳
其可與黯並言乎
汲黯同傳沈不可
而以由與黯俱是
寫鳥接翼也
王慤曰司馬安不
足言也汲長孺痛
矯風力不肯為人
下至為周陽由所
抑何哉蓋周陽由
凶賴小人黯蓋遠

由以宗家任為郎。索隱曰案與國家有外戚姻事

孝文及景帝。景帝時由為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

循謹甚。然由居二千石中。最為暴酷驕恣。所愛者

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誅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

為守。視都尉如令。為都尉。必陵太守。奪之治。與汲

黯俱為伎。漢書音義曰堅伎也司馬安之文惡。漢書音義曰以文法傷害

人。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伏。徐廣曰漢書作馮伏

者軾。索隱曰案均等也茵車蓐也言一人與由同載一車上不敢與之均茵軾也謂下之也馮音

由後為河東都尉。時與其守勝屠公爭權。相告

言罪。索隱曰風俗通云勝屠即申屠也勝屠公當抵罪。義不受刑

之非畏之也異日
勝屠不堪其侵權
遂與之角卒併就
戮玉石俱碎良可
恨夫

余有丁曰於此又
見條侯之長者直
宰相之言也

自殺。而由棄市。自寧成周陽由之後。事益多。民巧

法。大抵吏之治。類多成由等矣。

趙禹者。潁人。徐廣曰屬扶風音台。正義曰音胎故潁城在雍武功縣西南二十二里

以佐史補中都官。正義曰若京都府史用廉

為令。史事太尉亞夫。亞夫為丞相。禹為丞相史。府

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

深。漢書音義曰禹持文法深刻不可以居大府。今上時禹以刀

筆吏積勞。稍遷為御史。上以為能。至太中大夫。與

張湯論定諸律令。徐廣曰論一作編作見知。吏傳得相監

司。用法益刻。蓋自此始。

太本亦作大

一作林別本

張湯者杜人也。徐廣曰爾時未為陵其父為長安丞出湯為

兒守舍。還而鼠盜肉。其父怒笞湯。湯掘窟得盜鼠

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鞠論報。蘇林曰謂傳

以此書易其辭處鞠窮也。張晏曰傳考證驗也。爰

書自證不如此言反受其罪訊考三日復問之。知

與前辭同不也。鞠一吏為讀狀論其報行也。○索

隱曰帝昭云爰換也。古者重刑嫌有愛惡故移換

獄書使他官考實。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鄧展

之故曰傳爰書也。其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

具。其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

始為諸卿時。徐廣曰田勝也武帝母王太后之同

嘗繫長安。湯傾身為之。帝昭曰為及出為侯。大與

湯交。偏見湯賢人。湯給事內史為寧成掾。以湯為

無害。言大府調為茂陵尉。治方中。漢書音義曰方

也。湯主治之。蘇林曰天子即位豫作陵諱之。故言

方中如淳曰大府幕府也。茂陵尉主作陵之尉也。

帝昭曰大武安侯為丞相。徵湯為史。時薦言之。天

子補御史。使案事。治陳皇后蠱獄。深竟黨與。於是

上以為能。稍遷至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

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蘇林曰拘刻已而趙禹遷

為中尉。徙為少府。而張湯為廷尉。兩人交驩。而兄

事禹。禹為人廉倨。為吏以來。舍母食客。公卿相造

請禹。禹終不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

按師古云傳謂

傳逮若今之追

送赴對也爰易

也以文書易其

口辭訊考問也

鞠旁也謂旁覈

之論報謂上論

之而獲報也

劉辰翁曰亦其天

資偏得之非幸力

可至使无功業則

劾鼠而已

偏本王不說偏

大毛本作太注同

按无害者犹言

莫能破也

凌約言曰諸酷吏

之迂秩皆曰上以

為能詞婉而意深

矣

茅坤曰暴為趙禹

張湯兩人共事而

兩人各自若局外

極工

大毛本作大

史記卷之五

張湯傳

木

錢英

余有丁曰見文法輒取句最見老吏手段

揚慎曰陽浮慕之好班史增道字拙茅坤曰請博士弟子補廷尉史是湯巧于媚上矣

一意而已見文法輒取亦不覆案求官屬陰罪湯

為人多詐舞智以御人制御人始為小吏乾沒徐廣

日隨勢沈浮也駟案服虔曰射成敗也如淳曰得利為乾失利為沒正義曰此二說非也按乾沒謂無潤及之而取他人也又云與長安富賈田甲

魚翁叔之屬交私徐廣曰及列九卿叔接天下名

士大夫已心內雖不合然陽浮慕之是時上方鄉

文學湯決大獄欲傳古義索隱曰乃請博士弟子

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亭疑法李奇曰亭平也均

平疑事也奏讞疑事必豫先為上分別其原上所是受

而著讞決法廷尉絜令帝昭曰在板絜也古以被書之

言上所是著之為正獄以廷尉揚主之明奏事即

法令決平之揚主之明監也

譴湯應謝徐廣曰應鄉上意所便必引正監掾史

賢者正義曰百官表云廷尉秦官有正左右監皆秩千石也按上即責湯應對謝之如上意必

引正監等賢者本為臣建議議如曰固為臣議如上

責臣臣弗用愚抵於此蘇林曰王坐不用非常釋

聞徐廣曰詔答聞也如今制曰即奏事上善之曰

臣非知為此奏乃正監掾史某為之其欲薦吏揚

人之善蔽人之過如此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監

史深禍者即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平者所治即

豪必舞文巧詆即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

按師古云湯雖

倪思曰自亭疑法即奏事所治即上書即豪即下戶截

截如老吏

按師古云湯雖

按師古云湯雖

殿本正義在愚抵於此集解下

唐順之曰此下章法皆整

董份曰美惡具見故為實錄

按漢書聞作問屬下句讀師古云間謂非當朝奏者

倪思曰自亭疑法即奏事所治即上書即豪即下戶截截如老吏按師古云湯雖

揚中從作陽

是殿本

此中從打王本

被評林列本

殿中從打王本無均也二字

具文奏之而又口奏言雖律文合致此罪所上裁察蓋為此人希思有也余有丁曰湯自為刻深而導上以寬釋正是他彝文也

閔如霖曰獨載上所款釋亦爭二人卒死他事可知

茅瓚曰所排大臣謂時雖大臣決獄亦為所排難也漢書多巧字非

財察。李奇曰先見上口於是往往釋湯所言。李奇曰湯皆見原釋湯至於大吏內行脩也。通賓客飲食。於故入子弟為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湯雖文深意思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刻深吏多為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弘數稱其美。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及伍被上欲釋之。湯爭曰。伍被本畫反謀而助親幸。出入禁闈。爪牙臣。乃交私諸侯。如此弗誅。後不可治。於是上可論之。其治獄所排大臣自為功。多此類。於是湯益尊。任遷為御史大夫。徐廣曰元

按告緡解見平準書

凌約言曰每朝奏事天子至為忘食則其言必多可喜太史公寓意深矣

狩一會渾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仰給縣官。縣官空虛。於是丞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正義曰緡音岷。錢買也。武帝伐四夷國用不足。故稅民田宅船乘畜產奴婢等皆平作錢數。每千錢一算。出一等賈人倍之。若隱不稅。有告之半與告人餘半入官。謂緡出此。今用鋤築豪強兼并。富商大賈之家也。一算百二十文也。鉏豪彊并兼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晏。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徐廣曰時臣蔡天下事皆決於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姦吏並侵漁。於是痛繩以罪。則自公卿以下至於庶人。咸指湯。湯

承殿本

今有本

嘗病。天子至自視病。其隆賢如此。匈奴來請和親。結羣臣議上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山曰。兵者凶器。未易數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孝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苦兵矣。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兩宮間。寒心者數月。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實。今自陛下舉兵擊匈奴。中國以空虛。邊民大困貧。由此觀之。不如和親。上問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若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別疏骨

楊慎曰。只一狄山。寫得情狀迫切。可想至斬山頭去痛。快未必。匈奴之為也。故曰自此群臣震懼。筆意洋溢矣。

凌約言曰。太史公從容叙及于田甲而湯愈无所容矣。

唐順之曰。此漢書趙京兆朱丞相本子也。

肉使蕃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為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曰不能。曰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間。正義曰。障謂塞。築城置吏士守之以扞寇盜也。山自度辯窮且下吏曰。能。於是上遷山乘鄣。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以後羣臣震懼。湯之客田甲。雖賈人有賢操。始湯為小吏時。與錢通。徐廣曰。以利交。及湯為大吏。甲所以責湯行義過失。亦有烈士風。湯為御史大夫。七歲敗。河東人李文嘗與湯有郤。已而為御史中丞。悉數從中文書事。有可以傷湯者。不能為地。湯有所愛史魯謁

殿宋中統及吳校元板俱復一事字

皆中統本

董份曰三許字原寫湯甚夥

按師古云導擇也以至擇米故曰導官時或以諸獄皆滿故權寄在此置繫之非不欲可也

居知湯不平使人上蜚變告文姦事下湯湯治論殺文而湯心知謁居為之上問曰言變事蹤跡安起湯詳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謁居病臥閭里王人湯自往視疾為謁居摩足趙國以治鑄為業王數訟鐵官事湯常排趙王趙王求湯陰事謁居嘗案趙王趙王怨之并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謁居有病湯至為摩足疑與為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繫導官如淳曰太官之別也主酒湯亦治他囚導官見謁居弟欲陰為之而詳不省謁居弟弗知怨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共變告李文事下減

治中統作始

治中統改治

治中本

瘞中統本

無主本作弗

蘇問王本

董份曰湯念者亦伴念也始約而王主前即反此湯詐故態然亦用以此

玉維楨曰前云湯為御史大夫七歲敗中云旁竟其車未奏米云長史皆害湯欲陷之此三節者皆叙事起伏血脈

按以下叙二長史故陷之故甚有條理

宣宣嘗與湯有郤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會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如淳曰瘞埋錢於園陵以送也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至前湯念獨丞相以四時行園當謝湯無與也不謝丞相謝上使御史案其事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張晏曰見知故縱以其罪罪之丞相患之三長史皆害湯欲陷之始長史朱買臣會稽人也正義曰朱買臣吳人也此時曹州為會稽郡也讀春秋莊助使人言買臣買臣以楚辭與助俱幸侍中為太中大夫用事而湯乃為小吏跪伏使買臣等前已而湯為廷尉治淮南獄排擠莊助買臣固心望及湯為御史大夫買臣

太主本作大

陸

也至淮南獄事安
得不甚恨其不切
中有深意在

按長短句与上
讀春秋句皆謂
深文勝湯者

按至此又合三
長史隨湯計言
之与前又相照

以會稽守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廢守
長史見湯湯坐牀上丞史遇買臣弗為禮買臣楚

士正義曰周末越王勾踐滅吳楚威王滅深怨嘗

欲死之王朝齊人也以術至右内史邊通學長短

再至濟南相故皆居湯右已而失官守長史誣體

於湯湯數行丞相事知此三長史素賢常凌折之

以故三長史合謀曰始湯約與君謝已而賣君今

欲劾君以宗廟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湯陰事使吏

捕案湯左田信等

言左田田曰湯且欲奏請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

湯分之及他姦事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為賈

人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

不謝湯又詳驚曰固宜有減宣亦奏謁居等事天

子果以湯懷詐面欺使使八輩簿責湯

湯具自道無此不服於是上使趙禹責湯禹

至讓湯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

矣今人言君皆有狀天子重致君獄欲令君自為

計何多以對簿為湯乃為書謝曰湯無尺寸功起

刀筆吏陛下幸致為三公無以塞責然謀陷湯罪

矣其自謂如何

茅坤曰禹讓湯是

矣其自謂如何

余有丁曰湯使謁
居告文上疑言變
跟跡湯乃許驚故
至此上輒以賈人
先知語詰湯即湯
以支故人語疑之
也湯曰固宜有尤
有恨意安得不激
上之感哉

按師古云八輩
簿責謂以文簿
次第一一責之

余有丁曰即此所
夷滅几何人一句
湯又何說故曰何
不知分又曰何對
簿為

許應元曰禹平日
不覆案故曰何多
以對簿為

茅坤曰禹讓湯是
矣其自謂如何

矣其自謂如何

矣其自謂如何

矣其自謂如何

矣其自謂如何

矣其自謂如何

常中說本

怒中說本

凌中說本

董份曰見湯死而家貧薄葬天子疑田信居物分湯之說不真故伶之而案誅長史也

董份曰非禹平也乃後來益急反明禹為平耳茅瓚曰禹酷急而名為平所謂狼而羊也

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他業。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汗惡言而死。何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無槨。天子聞之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乃盡案誅三長史。丞相青翟自殺。出田信。上惜湯稍遷其子安世。趙禹中廢。已而為廷尉。始條侯以為禹賊深弗任。及禹為少府。比九卿。禹酷急。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為嚴峻。而禹治加緩。而名為平。王溫舒等後起。治酷於禹。禹以老徙為燕相。數歲。亂悖有罪。免歸。後湯十餘年。以壽卒于家。

悖中後本

音柯本說音

義縱者河東人也。為少年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

為羣盜。

徐廣曰剽音扶召反。○索隱曰說文云剽劫人音敷妙反。

縱有

姊姁。

索隱曰李奇音吁孟康音詡。

以醫幸王太后。王太后問有

子兄弟為官者乎。姁曰有弟無行。不可。太后乃告

上。拜義姁弟縱為中郎。

漢書音義曰姁音煦縱姁名也。

補上黨郡

中令。

索隱曰案謂補上黨郡中之令史失其縣名。

治敢行。少蘊藉。

漢書音義

曰敢行暴政而少蘊藉也。○索隱曰蘊音愠藉音才夜反張晏云為人無所避故少所假借也。縣

無逋事。舉為第一。遷為長陵及長安令。直法行治。

不避賢戚。以捕案太后外孫修成君子仲。

索隱曰案王太

后之子女號修成君其子名仲。

上以為能。遷為河內都尉。至則族

脩中後初王

陵本說安

失詳林別本

茅坤曰寧成事不入本傳而以附入縱傳以容形主也

唐順之曰挿此一最奇先說寧成之威然後說縱能制成猶先說鄭都之威然後說成能凌都也

茅坤曰寧成為酷吏而縱復破寧成之家可為一咲

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而張次公亦為

郎。以勇悍從軍。敢深入。有功。為岸頭侯。徐廣曰。受封五年。與

淮南王女凌姦客。寧成家居上。欲以為郡守。御史大

夫弘曰。臣居山東。為小吏。時寧成為濟南都尉。其

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使治民。上乃拜成為關都尉。

歲餘。關東吏隸郡國出入關者。漢書音義曰。隸。閱也。號曰寧

見乳虎。無值寧成之怒。義縱自河內遷為南陽太

守。聞寧成家居南陽。及縱至關。寧成側行送迎。然

縱氣盛。弗為禮。至郡。遂案寧氏。盡破碎其家。成坐

有罪。及孔暴之屬皆犇亡。徐廣曰。孔暴。二姓大族。南陽吏民

中統打王毛二本作三

贍餉 柯本說作賂餉

劉辰翁曰。昔之備民。今畏從之嚴。反為吏耳目。助治公務。以自效。

楊慎曰。曰重足。一跡曰不寒。而栗曰鷹擊。毛摯形容至骨矣。

重足一迹。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為縱牙爪之吏。

任用。遷為廷史。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

徙縱為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輕繫二

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亦二百餘人。縱一

捕鞠。曰。為死罪。解脫。漢書音義曰。一切皆捕之也。律。諸囚徒。私解脫。桎梏。鉗。楛。

加罪一等。為人解脫。與同罪。縱鞠相。是日皆報殺

贍餉者二百人。為解脫。死罪。盡殺也。是日皆報殺

四百餘人。其後郡中不寒而栗。猾民佐吏。為治。索隱曰。案謂豪猾之人。干豫吏政。故云。佐吏。為理也。

是時趙禹張湯。以深刻為九卿矣。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而縱以鷹擊毛摯

為治。徐廣曰。鷲鳥將擊。必張羽毛也。後會五銖錢。白金起。民為姦。

爪牙 殿中統柯本

諸 中統說語 鞠 殿本

倪思曰取為小治奸益不勝極見酷吏之無益人必不服今日小定明日即不可行此而誅之亦不勝也按漢書以閹奉為人名因惡而見用見時政尚刻急也

京師尤甚。乃以縱為右內史。王溫舒為中尉。溫舒至惡。其所為不先言縱。縱必以氣凌之。敗壞其功。其治所誅殺甚多。然取為小治。姦益不勝。直指始出矣。吏之治以斬殺縛束為務。閹奉以惡用矣。縱廉。其治放郅都。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索隱曰卒道多不治。上怒曰。縱以我為不復行此道乎。嗾之。至冬。楊可方受告緡。徐廣曰。楊音街。索隱曰。緡音街。緡者。可方受之。謂緡錢出等。人有不以錢通者。令緡令楊可王之。謂緡錢出等。人有不以錢通者。令得告也。縱以為此亂民。部吏捕其為可使者。索隱曰。謂求楊使之也。天子聞使杜式治。以為廢格沮事。漢書音義曰。武帝使

中統作寺

沮本說汨

余有丁曰。自溫舒而下。皆張湯故吏也。故太史公每曰。事張湯意深至矣。

揚可。王告緡沒入其財物。縱捕為可使者。此為廢格詔書沮已成之事。○索隱曰。格音閣。棄縱市。後一歲張湯亦死。

王溫舒者陽陵人也。徐廣曰。少時。椎埋為姦。徐廣曰。椎殺人而埋之。或謂發冢。已而試補縣亭長。數廢為吏。以治獄

至廷。史事張湯。遷為御史。督盜賊。殺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任吏十餘人。以為爪牙。

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即有避。因其事。夷之。亦滅宗。以

其故齊趙之郊。盜賊不敢近廣平。廣平聲為道不拾遺。上聞。遷為河內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內

史記卷五十五 酷吏列傳

三

秦

中統作寺

唐順之曰野無犬吠之盜此道不拾遺亦文

茅坤曰温舒殘暴所不能盡載本傳者復見之楊僕傳中

豪姦之家。及往。九月而至。令郡具私馬五十疋。為驛自河內至長安。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略捕郡中豪猾。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臧。奏行不過二三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河內皆怪其奏。以為神速。盡十二月。郡中毋聲。毋敢夜行。野無犬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郡。國梨來。索隱曰梨音利。梨比也。會春。温舒頓足歎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殺伐。行威不愛人。如此。天子聞之。以為能。遷為中尉。其治復放河內。徙諸名禍猾吏。徐廣曰有殘刻之名。索隱曰

索隱曰梨音利。梨比也。

王整曰以義縱猶畏温舒哉

中法本尹齊接前不程行

在殿中統及注校同宋本作在

中統本

案漢書作徒請召猜禍吏服虔曰徒但也猜惡也應劭曰猜疑也取吏好猜疑人作禍敗者而使之與從事。河內則楊皆麻戊。徐廣曰一云麻成關中楊贛成信等。義縱為內史。憚未敢恣治。及縱死。張湯敗後。徙為廷尉。而尹齊為中尉。

尹齊者。東郡茌平人。索隱曰茌音仕疑反以刀筆稍遷至御

史。事張湯。張湯數稱以為廉武。使督盜賊。所斬伐

不避。賈戚遷為關內都尉。聲甚於寧成。上以為能

遷為中尉。吏民益凋敝。尹齊木彊少文。豪惡吏伏

匿。而善吏不能為治。以故事多廢。抵罪。上復徙温

舒為中尉。而楊僕以嚴酷為主爵都尉。

中統本

東本本中

茅坤曰楊僕不詳僕本末而特詳尹齊王温舒及末篇盜賊滋多之故太史公重左傳酷吏不為僕傳也

王鏊曰豪惡吏更變為方略更矣

四庫考證云刊本語訛語傷之本索隱及漢書段殿中統柯王本俱作鉅

揚僕者宜陽人也。以千夫為吏。

漢書音義曰千夫若五大夫武帝軍

用不足令民出錢穀為之

河南守案舉以為能。遷為御史。使督

盜賊關東。治放尹齊。以為敢擊行。稍遷至主爵都

尉。列九卿。天子以為能南越。反拜為樓船將軍。有

功。封將梁侯。為荀彘所縛。徐廣曰受封四年征朝鮮還贖為庶人。索隱曰

温舒復為中尉。為人少文。居廷惛惛不辯。索隱曰

至於中尉則心開。督盜賊。素習關中俗。知豪惡吏。

豪惡吏盡復為用。為方略。吏苛察盜賊惡少年。投

鉞。徐廣曰音項器名也。如今之投書函中。索隱曰鉞受投書之器。入不可出。三蒼音胡江反。

購告言姦。置伯格長。徐廣曰一作落古村落字亦作格街陌屯落皆設督長也。

以牧司姦盜賊。温舒為

人調善事。有勢者即無勢者視之如奴。有勢家雖

有姦如山。弗犯。無勢者賢戚必侵辱。舞文巧詆下

戶之猾。以焮大豪。焮音重。索隱曰案重猶重炙之謂下戶之中有奸猾之人。令

獄中。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於是中尉部

中中猾以下皆伏。有勢者為游聲譽稱治。治數歲

其吏多以權富。温舒擊東越還。徐廣曰元鼎六年出會稽破東越

議有不中意者。坐小法抵罪免。是時天子方欲作

吳校購告上有使字

音宋中統柯王本有

執 毛本下同

以焮音 毛本

姦中統軒宋柯王

董份曰焮者言以大熏逼也。今人于

抓鼠穴亦嘗火攻之。温舒不能即禽

有勢之家。故巧記下戶而熏逼大豪

使之知懼耳。揚慎曰上豈無勢而有勢者復出于此情理。事達眼中

以下猾而大猾乃為用文字之織密眼目之歷落如此

晉書卷三十一 酷吏列傳

漢書卷九十五

倉 宋本評

攻 殿本

令 宋本作令

王慎中曰總叙酷吏之自禍并禍家國為戒深矣唐順之曰叙酷吏死事皆詳

茅坤曰温舒獨酷故其受禍亦獨慘

通天臺正義曰漢書元封三年三輔舊事云起甘泉通天臺高五十五丈而未有人

温舒請覆中尉脫卒得數萬人作上說拜為少府

徙為右內史治如其故姦邪少禁坐法失官復為

右輔行中尉事如故操歲餘會宛軍發漢書音義曰發兵伐

大詔徵豪吏温舒匿其吏華成及人有變告温舒

受員騎錢他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其時兩弟及兩

婚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光祿徐自為曰悲夫夫

古有三族而王温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温舒歟

家直累千金賦後數歲尹齊亦以淮陽都尉病歟家

直不滿五十金廉所誅滅淮陽甚多及歟仇家欲燒

吳校元板無其治二字

楊慎曰尸亾去者謂齊歟而遺命其家潛逃歸葬耳徐廣之說事涉神怪且不達文義茅坤曰酷吏為患而盜賊蜂起於是繡衣直指之使出矣凌約言曰太史公傳酷吏盡載當時所以不近人情流血數里若奸究無以自容者而終之以大群小群輕犯法而不可禁然則國家何事酷吏哉此太史公意也

其尸尸亾去歸葬徐廣曰尹齊歟未及歟恐怨家欲燒之屍亦飛去自温

舒等以惡為治而郡守都尉諸侯二千石欲為治

者其治大抵盡放温舒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

起南陽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徐廣曰殷一作假人亦有姓假者也

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范生之屬大羣

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歟罪縛辱郡

太守都尉殺二千石為檄告縣趣具食小羣盜以

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勝數也於是天子始使御

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猶弗能禁也乃使光祿大

夫范昆諸輔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

同本誤錄此條為正義

後殿中統毛本皆有

寔中統毛本

減本

按此身起語上下相適至于不振者相照應

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飲食坐連諸郡甚者數千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卒失以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羣居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漢書音義曰沈藏匿也命亡逃也○索隱曰服虔云沈匿不發覺之法曰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寔多上下相為匿以文辭避法焉徐廣

曰詐為虛文言無盜賊也

減宣者揚人也以佐史無害給事河東守府衛將

軍青使買馬河東見宣無害言上徵為大廐丞正義

曰百官表云大僕屬官有大廐各五丞一尉也官事辦稍遷至御史及中

丞使治王父偃及治淮南反獄所以微文深詆殺

者甚眾稱為敢決疑數廢數起為御史及中丞者

幾二十歲王温舒免中尉而宣為左內史其治米

鹽事大小皆關其手自部署縣名曹實物官吏令

丞不得擅搖痛以重法繩之居官數年一切郡中

為小治辦然獨宣以小致大能因力行之難以為

經中廢為右扶風坐怨成信漢書曰成信宣吏信亡藏上

林中宣使郡令格殺信正義曰郡令今岐州岐縣北時屬右扶風吏卒

歸有光曰漢書作王温舒為中尉而宣為左內史按温叙未嘗免作為字是張湯歿温舒自中尉徙廷尉意即此時

郡令周柯王本無

殿毛本
辨中統本

中統本下
有者字

柯本止義在杜周者下
索隱在南陽杜衍人下
宋中統本索隱無杜衍二字

格信時射中上林苑門宣下吏誅罪以為大逆當
族自殺而杜周任用過麻處

杜周者南陽杜衍人正義曰杜氏譜云字長孺義

縱為南陽守以為爪牙舉為廷尉史事張湯湯數

言其無害至御史使案邊失文穎曰邊卒多也或曰郡縣王守

有所失也所論殺甚眾奏事上意任用與減宣相

編更為中丞十餘歲其治與宣相放然重遲外寬

內深次骨李奇曰其用罪深刻至宣為左內史周

為廷尉其治大放張湯而善候伺上所欲擠者因

而陷之上所欲釋者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冤狀客

有讓周曰君為天子決平不循三尺法漢書音義曰以三尺

竹簡書法律也專以人主意指為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

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

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至周為廷尉詔獄亦益多

矣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大府

舉之廷尉如淳曰郡吏郡太守也孟康曰一歲至

千餘章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

數千近者數百里會獄吏因責如章告劾不服以

笞掠定之於是聞有逮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

張晏曰詔書赦或有不從此令十有餘歲而相告言大抵盡詆以

余有丁曰其用意
又奸于湯

柯本

類中統說類

冤本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酷吏列傳

七元

劉辰翁曰酷吏十
人都斬成髡鉗由
縱棄市湯自殺溫
舒五族尹齊亡去
減宣自殺惟杜周
有子孫趙禹壽酷
吏首尾只似一傳
故趙禹卒于張湯
溫舒始于義縱義
縱亦卒于楊僕尹
齊甚于寧成杜周
甚于溫舒皆橫行
逆見而心術形勢
時事勝敗民俗情
偽無不可以一目
而得若禹自禹湯
自湯誰不能者

余有丁曰人主身
俱上下謂身人主
俱上下也倒用便

不道索隱曰案大抵猶大以上廷尉及中都官詔
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萬餘人周中廢後
為執中尉金吾遂盜捕治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
天子以為盡力無私遷為御史大夫徐廣曰天漢
三年為御史
大夫四歲太
始二年卒
家兩子夾河為守其治暴酷皆甚於
王溫舒等矣杜周初徵為廷史有一馬且不全及
身久任事至三公列子孫尊官家訾累數巨萬矣
太史公曰自郅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為聲
然郅都伉直引是非爭天下大體張湯以知陰陽
人主與俱上下時數辯當否國家賴其便趙禹時

奇
楊慎曰太史公謂
張禹以而民不思
一語至矣班固乃
稱其推賢有後力
雪其酷吏之名異
乎太史公之直筆
矣
茅坤曰予讀酷吏
傳諸所刻錄吏民
益不減洪水之災
并秦特一間耳而
諸酷吏十餘人惟
趙禹杜周以善終
餘皆誅歿甚且族
而仇家為燬其尸
今之吏可不戒哉

董份曰前引孔子
老氏繁端見上德
薄刑酷吏必不可
為矣而贊語又表
著酷吏之長正所
謂不隱惡不沒善

據法守正杜周從諛以少言為重自張湯死後綱
密多詆嚴官事寢以耗廢九卿碌碌奉其官救過
不贍何暇論繩墨之外乎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
以為儀表其汚者足以為戒徐廣曰一本
無此四字方略教
導禁姦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質有其文武焉雖慘
酷斯稱其位矣至若蜀守馮當暴挫廣漢李貞檀
磔人東郡彌僕鋸項天水駱璧推減徐廣曰一作
成○索隱曰

推音直追反減作咸是
也謂推繫之以成獄也
馮翊殷周馥鷲索隱曰馥音馥鷲音至
以擊致人買免請求水衡閭
奉朴擊賣請何足數哉何足數哉

檀 英校元板及
中統本

柯王本述贊連寫
暴宋本

而首尾相應不露
于詞讀者自得耳

索隱述贊曰太上失德法令滋起破觚為圓禁
暴不止奸偽斯熾慘酷爰始乳獸揚威倉鷹側
視舞文巧詆
懷生可恃

權德輿曰洪範之沈潛大易之直方皆臣
道也都雖未蹈之斯近之矣不隱忠以避
死不枉道以蒞官無處父之華異申張之
愆所至之邦必以稱職其殆古之剛而無
虐怒而中節者歟一坐臨江之嫌當太后
之怒身死漢庭手足異處有以見漢氏之
不綱矣太史公以都首冠酷吏豈善善惡
惡之義哉贊述雖云引是非爭大體又何
補焉

黃震曰郅都公廉而敢諫守北邊匈奴遠
却為治雖尚嚴首惡之外未嘗濫及史氏
顧以之首酷吏何執漢自高帝以寬大立
國其將相大臣又相繼以清淨為治至于
文景其民無不樸畏自重而都乃獨先之
以嚴行法不避貴戚其意若曰不畏強禦

而巳而斬斬無餘味風俗遂為一變未幾
窳成以陰劾之資而効之自窳成趙由之
役乘多事之衝而甚之於是張湯之徒一
時相率皆務于酷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
滋起推所自來誰實防之夫貴戚犯法而
避之固不可然天下獨無中道乎矯枉一
過其正其流弊乃爾愚故謂郅都非酷吏
也而酷吏實自郅都始也傳之酷吏之首
庸何辭

凌約言曰予讀酷吏傳始悲其人丁於時
而使然中有受其方略禁奸止暴國家賴
其便亦有取焉末則悼其人無有自脫于
刑戮其貲財巨萬亦卒歸於國而已耳然
則當時之吏也
何庸酷也哉

柯維騏曰漢書酷吏傳多採太史公獨張
湯杜周特別為傳昔人謂湯之後有安世
周之後有延年太史公之意欲以教人臣
之忠班氏之意欲以教人子之孝也元城

酷吏列傳。
史記卷之一百二十二

史記卷一百二十二

三

劉氏又謂張湯之後至後漢猶盛有恭侯
純者王莽時亦不失爵建武中為大司空
班氏之意以張純故耳杜氏之絕已
久而并貸之子產立公孫洩之義也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二

終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三

吳興凌稚隆輯校

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史記卷之一百二十三

索隱曰案此傳合在西南夷下不宜在酷吏
游俠之間斯蓋竝司馬公之殘缺褚先生補
之失也幸
不深尤焉

王鑿曰史記不與張騫立傳其始附衛青
而於大宛傳備載始末蓋大宛諸國土俗
皆騫所歸為武帝言者也騫沒後諸使西
域者亦具焉事備具而有條理若漢書則
大宛張騫多
自為傳矣

董份曰張騫鑿空通道其事亦有奇者本
欲立傳而以騫不足立也政於此發端見
之而下敘騫事
此太史公妙處
唐順之曰匈奴傳與大宛傳體異匈
奴一國而大宛諸國則錯綜也

茅坤曰大宛事以張騫身沒後凡十餘年而始舉遷特惡騫始倡故通篇精神歸騫一人而諸國中惟通大宛一節得善馬幾困於中國以此先後情事諸國中以大宛為結局

又曰大宛以西始末如畫而漢武窮兵實錄猶可攬涕

董份曰此傳決非褚先生所能撰次

王鏊曰突然起須如此妙

大宛之跡

正義曰漢書云大宛國去長安萬二千五百五十里東至都護治西南至大月

氏南亦至大月氏北至康居括地志云率都沙那國亦名蘇對沙那國本漢大宛國○索隱曰宛音苑又於見自張騫張騫漢中人

索隱曰陳壽益部袁反建元中為郎是時天子問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

正義曰氏音支涼其肅瓜涉等剛本月氏國之地漢書云本居敦煌祁連

間是也以其頭為飲器月氏王頭為飲器晉灼曰飲

索隱曰碑音白迷反極音若蓋反亦謂今之極也

器虎子之屬也或曰飲酒器也○正義曰漢書匈奴傳云元帝遣車騎都尉韓昌光祿大夫張猛與匈奴盟以老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為飲器者共飲立盟月氏遁逃而常怨仇

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因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

索隱曰更乃募能使使者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故胡奴其父俱出隴西

音義曰堂邑氏姓胡奴其父字○索隱曰案謂堂邑縣人家胡奴名其父也下云堂邑父者蓋後史家徒省唯稱堂邑父而經匈奴

索隱曰謂略其字或甘其姓號也經匈奴道經匈奴

之傳詣單于單于留之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餘歲與妻有

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中益寬騫因與其屬

四庫考證云集解不釋故字索隱及漢書張騫傳俱無故字此故字衍

徒注按改從

中統本驛說釋案後烏孫發道譯送作譯為是

按導驛二字規後書烏孫發道譯送驛還則此驛亦當作譯

中統本而居下有之字

董份曰臣大夏而居者言大夏服屬為臣而月氏因居

亡鄉月氏西走數十日。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

欲通不得見騫喜。問曰：若欲何之？騫曰：為漢使月

氏。而為匈奴所閉道。今亡。唯王使人導送我。誠得

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為然。

遣騫。索隱曰：謂大宛發遣騫西也。為發導驛抵康居。索隱曰：發導謂發驛

令人導引而至康居也。導音道。抵至也。居音渠。○正義曰：抵至也。居其居反。括地志云：康居國在京西一萬六百里。其西北可康居傳致大月氏。正義曰：此

大月氏在大宛西南。於媯水北為王。大月氏王已

為胡所殺。立其太子為王。徐廣曰：一云夫人為王。夷狄亦或女主。○索隱曰：案漢書張騫傳云：立其夫人為王也。既臣大夏而居地肥饒。索隱曰：居

其地也。地肥饒亦言大夏故月氏居而安樂之。註以為君者非。

作君謂月氏以大夏為臣而為之作君也。○正義曰：既盡也大夏國在媯水南。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漢殊無報胡之心。騫從月氏至大夏

竟不能得月氏要領。漢書音義曰：要領要契。○索隱曰：小顏以為要衣要領衣

領凡持衣者必執要與領。言騫不能得月氏意趣。無以持歸於漢。劉氏云：不得其要害。然頗是其意。於文字留歲餘還。立南山。正義曰：立白浪反。南山

至華山。過河東北連延至海。即中條山也。從京南連接至蔥嶺。萬餘里。故云立南山也。西域傳云：其南山東出金城。欲從羌中歸。正義曰：說文云：羌西

與漢南山屬焉。復為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徐廣曰：元朔三年。左谷蠡王攻其太子自立。國內亂。

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漢拜騫為太中大夫。

也。宋中統本有

葱心柯本

余有丁曰：騫再為匈奴所得而竟以

全歸卒起武帝紛
上征伐

茅坤曰騫既後大
宛歸所指各傍諸
國而下以次分別
如掌

夫堂邑父為奉使君。索隱曰堂邑父之官號也騫為人彊力。寬

大信人。足上意蠻夷愛之。堂邑父故胡人。善射。窮急射禽

獸給食。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

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

大國五六。具為天子言之。曰。大宛在匈奴西南。在

漢正西。去漢可萬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有蒲

陶酒。多善馬。索隱曰案外國傳云外國稱天下有

馬汗血。其先天馬子也。漢書音義曰大宛國有高

五色母馬。置其下與交生。有城郭屋室。其屬邑大

小七十餘城。眾可數十萬。其兵弓矛騎射。其北則

康居。西則大月氏。西南則大夏。東北則烏孫。東則

扞罽于寘。徐廣曰漢紀曰拘彌國去于寘三百里

又音殿漢紀謂荀悅所說漢紀拘音俱于寘之西。

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索隱曰

太康地記云河北得水為河塞外得水為海也

正義曰漢書云鹽澤玉門關三百餘里廣袤三四

百里其水皆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山為中國河

括地志云蒲昌海一名沕澤一名鹽澤亦名輔日

海亦名穿蘭亦名臨海在沙州西鹽澤潛行地下

其南則河源出焉。索隱曰案漢書西南夷傳云河

紀中統毛本作記

宋毛本作宋

四庫考證云脫去字陽字
據漢書西域傳增

汪校西南夷改西域

慈和慈王統慈和統

倍毛本

殿閣柯王本正義在樓蘭姑師下

老本烏孫字格不提行後凡各本提行者皆字格控中統柯王老本

史記卷百三十一 大宛列傳

海經不同廣志云蒲多玉石河注中國而樓蘭姑師邑有城郭臨鹽澤正義曰二國名姑師即車師也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長城南接羌鬲漢道焉

烏孫在大宛東北可二千里行國徐廣曰不土著隨畜與

匈奴同俗控弦者數萬敢戰故服匈奴及盛取其

羈屬不肯往朝會焉

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月氏大同俗

控弦者八九萬人與大宛鄰國國小南羈事月氏

東羈事匈奴

董份曰故舊也嘗臣服于匈奴

董份曰蓋乃北海者因去中國遠不能知大澤之名故臆斷云

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

正義曰漢書解詁云奄蔡即闐蘇也魏略

云西與大秦通東南與康居接其國多貂畜牧水草故時羈屬康居也

大同俗控弦者十餘萬臨大澤無崖蓋乃北海云

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

正義曰萬震南州志云在天竺北可

七千里地高燥而遠國王稱天子國中騎乘常數十萬匹城郭宮殿與大秦國同人民赤白色便習弓馬土地所出及奇瑋珍物被服鮮好天竺不及也康泰國傳云外國稱天下有三衆中國為人衆秦為寶衆月氏為馬衆也居媯水北其南則大夏西則安息北

則康居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者可

一二十萬故時彊輕匈奴及冒頓立攻破月氏至

匈奴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始月氏

汪校康下增氏字作康氏秦國傳按後文正義作康氏外國傳

史記卷百三十一 大宛列傳

五 厘

殿本祁作祈正義惟沙州祁連山作祁

四庫考證云南詔自據漢書西域傳改

汪校改七
土柯平詛王

居敦煌祁連間

正義曰初月氏居敦煌以東祁連山以西敦煌郡今沙州祁連山在

之遂都媯水北為王庭其餘小眾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

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數千里

正義曰地理志云安息國京西萬一千二

百里自西關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蠻國西行至千六百里至斯賓國從賓南行度河又西南行至于羅國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極矣自乘海乃通大秦國漢書云北康居東烏弋山離西條枝國臨媯水土著以銀為錢如其王

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蒲陶酒城邑如大宛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千里最為大國臨媯水有市民商賈用車及船行

旁國或數千里以銀為錢錢如其王面

索隱曰漢書云文獨

為王面幕為夫人面荀悅云幕音漫無文面也張晏云錢之文面作人乘馬錢之幕作人面形韋昭云幕錢背也

王歿輒更錢效王面焉畫革旁行以為書記

漢書音義曰橫行為書記○索隱曰畫音獲小顏云革皮之不柔者韋昭云外夷書

皆旁行今南方林邑之其西則條枝北有奄蔡黎軒

正義曰上力奚反下巨言反又巨連反後漢書云大秦一名犁鞬在西海之西東西南北各數

千里有城四百餘所土地金銀奇寶夜有光壁明月珠駭雞犀火浣布珊瑚琥珀琉璃玳瑁朱丹青碧珍怪之物率出大秦康氏外國傳云其國城郭皆青水精為及五色水精為壁人民多巧能化銀為金國土市買皆金銀錢萬震南州志云大家屋舍以珊瑚為柱琉璃為牆壁水精為礎烏海中斯調州上有木冬月往剥取其皮績以為布極細手巾齊數匹與麻焦布無異色小青黑若垢汚欲浣

有夜汪校改

行中統詠有徒中統詠德

四庫又云多說地據後漢書西域傳改

及殿柯王本同疑有脫記

四庫考證云脫息字據
下曰增

四庫又云植訛擗今改

中統本條枝接前不提行
毛本不空格
汪亦米校索隱云漢書字大
秦十二字當在上條黎軒句
下中統本在條枝下

四庫又云史本文無安者二
字此誤衍

四庫又云沙詠水合改
四庫又云先儒多引大荒西
經云云檢大荒西經無此文

董份曰西北少暑
濕故特著其異

之則入火中便更精潔世謂之火浣布秦云定重
叅間門樹皮也括地志云火山國在扶風南東大
湖海中其國中山皆火然火中有白鼠皮及樹皮
績為火浣布魏略云大秦在安條支西大海之西
故俗謂之海西從安息界乘船直載海西遇風利
時三月到風遲或一二歲其公私宮室為重屋郵
驛亭置如中國從安息繞海北陸到其國人民相
屬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無盜賊其俗人長大平
正似中國人而胡服宋膺異物志云秦之北附庸
小邑有羊羔自然生於土中候其欲萌築墻繞之
恐獸所食其臍與地連割絕則死擊物驚之乃驚
鳴臍遂絕則逐水草為羣又大秦金二枚皆大如
瓜擲之滋息無極觀之如用則真金也括地志云
小人國在大秦南人纔三尺其耕稼之時懼鶴所
食大秦衛助之即焦
僥國其人穴居也

條枝在安息西數千里

書一曰漢書作犂牛續漢
書一名大秦三國竝臨西
海後漢書云西海環其西惟西北通陸
道然漢使自烏弋以還莫有至條枝者
臨西海暑

牛注校改新

濕耕田田稻有大鳥卵如甕

正義曰漢書云條枝
出師子犀牛孔雀大

枝國本
獅

雀其卵如甕和帝永元十三年安息王滿屈獻師
子大鳥世謂之安息雀廣志云鳥鴟鷹身蹄駱色
蒼舉頭八九尺張翅丈
餘食大麥卵大如甕
人眾甚多往往有小君長

而安息役屬之以為外國國善眩

應劭曰眩相詐
惑○正義曰類

劭毛本誤昭

弱水西王母而未嘗見

索隱曰魏略云弱水在大
秦西玄中記云天下之弱

者有崑崙之弱水鴻毛不能載也山海經云玉山
西王母所居穆天子傳云天子觴西王母瑤池之
上括地圖云崑崙弱水非乘龍不至有三足神鳥
為王母取食也○正義曰此弱水西王母既是安
息長安耆老傳聞而未嘗見後漢書云桓帝時大
秦國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來獻或云其國西
有弱水流近西王母處幾於日所入也然先儒
多引大荒西經云弱水云有二源俱出女國北阿

鳥經中鳥行

龍卷書

安

觀下云与大荒西經合則此
非大荒西經明矣四字誤

閩本及上有六字王本六百
下七上字一格

釋本說禱

釋達山南流會於女國東去國一里深丈餘闊六
十步非毛舟不可濟南流入海阿釋達山即崑崙
山也與大荒西經合矣然大秦國在西海中島上
從安息西界過海好風用三月乃到弱水又在其
國之西崑崙山弱水流在女國北出崑崙山南安
國北山崑崙山南女國在于寘國南二千七百里
于寘去京凡九千六百七十里計大秦與大崑崙
山相去幾四五萬里非所論及而前賢誤矣此皆
據漢括地論之猶恐未審
然弱水二所說皆有也

閩本

凡本無

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媯水南。其俗土著有
城屋與大宛同俗。無大王長。往往城邑置小長。其
兵弱畏戰。善賈市。及大月氏西徙。攻敗之。皆臣畜
大夏。大夏民多可百餘萬。其都曰藍市城。有市販
賈諸物。其東南有身毒國。徐廣曰身或作齧又作
訖。索隱曰身音乾毒

市本作氏

兒殿本作昆閩本作鬼
王本說兒

共柯本不作其

音篤孟康云即天竺也所謂浮圖胡也。正義曰
一名身毒在月氏東南數千里俗與月氏同而卑
濕暑熱其國臨大水乘象以戰其民弱月氏修浮
圖道不殺伐遂以成俗土有象犀瑇瑁金銀鐵錫
鉛西與大秦通有大秦珍物明帝夢金人長大項
有光明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
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
至中國畫形像焉萬震南州志云地方三萬里佛
道所出其國王居城郭殿皆彫文刻鏤街曲市里
各有行列左右諸大國凡十六皆共奉之以天地
之中也淨曆經云臨兒國王生隱屠太子父曰屠
頭邪母曰莫邪屠身色黃髮如青絲乳有青色爪
赤如銅始莫邪夢白象而孕及生從母右脅出生
有髮隨地能行七步又云太子生時有二龍王夾
左右吐水一龍水暖一龍水冷遂成二池今猶一
冷一暖初行七步處琉璃上有太子脚跡見在生
處名祇洹精舍在舍衛國南四里是長者須達所
起又有阿輸迦樹是夫人所攀生太子樹也括地
志云沙祇大國即舍衛國也在月氏南萬里即波
斯匿王浚處此國共九十種知身後事城有祇樹

脩柯本

頂閩本

瓜當作爪

卷之三

安

欽 殿本同按誤

石 殿本同按水注注
卷一作石當據改

邱 王本

寄 閣本王本

著 本

史記卷之三十三 大宛列傳

給孤園又云天竺國有東西南北中央天竺國國
 方三萬里去月氏七千里大國隸屬凡二十七天竺
 在崑崙山南大國也治城臨恒水又云阿耨達山
 亦名建末達山亦名崑崙山水出一名拔扈利水
 一名恒伽阿耶經稱河者也自崑崙山以南多是
 平地而下濕土肥良多種稻歲四熟留役馳馬米
 粒亦極大又云佛上初利天為母說法九十日波
 斯匿王思飲見佛即刻牛頭旃檀象置精舍內佛
 坐此像是眾像之始後人所法也佛上天青梯今
 變為石沒入地唯餘十二蹬蹬間二尺餘彼耆老
 言梯入地盡佛法滅又云正舍國胡語曰罪悅祇
 國其國靈鷲山胡語曰耆闍崛山山是青石石頭
 似鷲鳥名耆闍鷲也崛山石也山周四十里外周
 圍水佛於此坐禪及諸阿難等俱在此坐又云小
 孤石石上有石室者佛坐其中天帝釋以四十二
 事問佛佛一一以指畫名其跡尚存又於山上起
 塔佛昔將阿難在此上山四望見福田疆畔
 因制七條衣割截之法於此今袈裟衣是也
 臣在大夏時見卍竹杖蜀布正義曰卍都卍山出
 此竹因名卍竹節高

唐順之曰以上如
其盤以下如著甚
大夏鳥孫事皆借
竊言叙之

茅坤曰此以下叙
張騫通大夏西北
諸國始末

實中或奇生可
為杖布土蘆布

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口吾賈人

國 殿本

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

著大與大夏同而卑濕暑熱云其人民乘象以戰

其國臨大水焉正義曰大水河也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

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千

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

羌人惡之少北則為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如淳曰
徑疾也

或曰又無寇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

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業而兵弱貴漢財

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屬兵疆可以賂遺設利

按此挑剔武帝
主意

史記卷之三十三 大宛列傳

王 閣本

存 王本作有

徧柯本作徧

駱柯本訛駱正義舟駱訛駱

朝也。且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正義

曰言重重九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然以

騫言為然。乃令騫因蜀犍為。正義曰犍其連犍為郡今戎州也在益州

南一千餘里。發間使四道。竝出出駝。出丹。出徙。徐廣曰屬漢嘉

義曰茂州向州等再驄之地在戎州西北也。出邛

棘。正義曰棘蒲北反徙在嘉州邛今皆各行一二

千里。其北方閉氏笮。服虔曰皆夷名漢使見閉於

屬越音昨案南越破後然笮侯作笮都為沈黎郡又南定笮縣。正義曰氏今成州及武等州也

笮白笮羌也。皆南方閉雋昆明。正義曰雋州及南

州西。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漢使。終莫

西毛本訛四城毛本訛絕

按以上叙騫通

大夏茅坤曰旣然入此為打斷匈奴右臂

得通。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曰滇越。徐廣

曰一作城。正義曰昆郎等州皆滇國也其西而南滇越越雋則通號越細分而有雋滇等名也

而蜀賈姦出物者或至焉。於是漢以求大夏道始通

滇國。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道不通。罷之。及張騫

言可以通大夏。乃復事西南夷。騫以校尉從大將

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乃封騫為博望

侯。索隱曰案張騫封號耳非地名小顏云取其能博廣瞻望也尋武帝置博望苑亦取謙義也。正義曰地理志

南陽博望縣。是歲元朔六年也。其明年騫為衛

尉。與李將軍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匈奴圍李將軍。

軍失亡多。而騫後期當斬。贖為庶人。是歲漢遣驃

反汪後增

邛毛本

殺中後本作注校段以

高毛本

斯案中說利王本

按西城漢書作西邊是

史記卷百三十三 大宛列傳

十一

號殿本訛好

騎破匈奴西城數萬人。至祁連山。其明年。渾邪王率其民降漢。而金城河西西竝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其後二年。漢擊走單于於幕北。是後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既失侯。因言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邊小國也。匈奴攻殺其父。索隱曰。漢書為大月氏所殺。而昆莫生棄於野。烏噉肉蜚其上。徐廣曰。讀兼與銜同。酷吏傳義縱不治道上。忿銜之。史記亦作噉字。索隱曰。噉音銜。蜚亦飛字。狼往乳之。單于怪。以為神。而收長之。及壯。使將兵。數有功。單于復以其父之民予昆莫。令長守於西城。昆莫

收養其民。攻旁小邑。控弦數萬。習攻戰。單于死。昆莫乃率其眾遠徙。中立不肯朝會匈奴。匈奴遣奇兵擊不勝。以為神而遠之。因羈屬之。不大攻。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故渾邪地空無人。蠻夷俗貪漢財物。今誠以此時而厚幣賂烏孫。招以益東。居故渾邪之地。與漢結昆弟。其勢宜聽。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為外臣。天子以為然。拜騫為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多持節副使。道可使。使遺之他旁國。騫既至烏孫。烏孫王

史記卷百三十三 大宛列傳

十一

四庫考證云娶漢書西域傳作厥

岑本誤令下句

按此叙昆莫所以不敢專約

昆莫見漢使如單于禮。騫大慙。知蠻夷貪乃曰天子致賜。王不拜。則還賜。昆莫起拜賜。其他如故。騫諭使指曰。烏孫能東居渾邪地。則漢遣翁主為昆莫夫人。烏孫國分。王老而遠漢。未知其大小。素服屬匈奴日久矣。且又近之。其大臣皆畏胡。不欲移徙。王不能專制。騫不得其要領。昆莫有十餘子。其中子國分曰大祿。彊善將眾。將眾別居萬餘騎。大祿兄為太子。太子有子曰岑娶。而太子蚤死。臨死謂其父昆莫曰。必以岑娶為太子。無令他人代之。昆莫哀而許之。卒以岑娶為太子。大祿怒其不得代太

大毛本誤太

中從本此下數行多字缺

吳校金板知其作一地字中從本亦作漢地廣大

按以上叙張騫通烏孫

子也。乃收其諸昆弟。將其眾。呼謀攻岑娶及昆莫。昆莫老常恐大祿殺岑娶。予岑娶萬餘騎別居。而昆莫有萬餘騎。自備國眾分為三。而其大總取羈屬昆莫。昆莫亦以此不敢專約於騫。騫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寘。扞采。及諸旁國。烏孫發導譯送騫還。騫與烏孫遣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因令窺漢。知其廣大。騫還到拜為大行。列於九卿。歲餘卒。烏孫使既見漢人眾富厚。歸報其國。其國乃益重漢。其後歲餘。騫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詳後其國人於是

宋毛本

空通吳校金板及中
統本作空地

楊慎曰鑿空半空
高險也唐地理志
開山洞置珍州鑿
空文言之開洞盾
言之也

按此騫歿以後
事

中統柯王毛本無騫案云

下按曰此段錯綜

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張騫鑿空

蘇林曰鑿開空
通也騫開通西

域道○索隱曰案謂西域險阨
本無道路今鑿空而通之也

其後使往者皆稱

博望侯以為質於外國

如淳曰質誠信也博望侯
有誠信故後使稱其意以

喻外國李奇
曰質信也

外國由此信之自博望侯騫歿後匈

奴聞漢通烏孫怒欲擊之及漢使烏孫若出其南

抵大宛大月氏相屬

徐廣曰漢書作及
若意義亦及也

烏孫乃恐

使使獻馬願得尚漢女翁主為昆弟天子問羣臣

議計皆曰必先納聘然後乃遣女初天子發書易

云駟案漢書音義
曰發易書以上

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

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

西極名大宛馬曰天馬云而漢始築令居以西

徐廣

日屬
金城

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因益發使抵安息

奄蔡黎軒條枝身毒國而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

於道諸使外國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人所

齎操大放博望侯時其後益習而衰少焉漢率一

歲中使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

數歲而反是時漢既滅越而蜀西南夷皆震請吏

入朝於是置益州越雋牂牁汶山郡欲地接

以前通大夏

李奇曰欲地界
相接至大夏

乃遣使柏始昌呂越

人等歲十餘輩出此初郡

索隱曰初郡謂越雋
山等郡也謂之初者後

持殿本

茅瓚曰使外國者
每一輩不下數百
人而又率一歲中
使十餘或五六輩
又必八九歲或數
歲而後迂馬張騫
之貽禍甚哉太史
公委曲詳叙意可
槩見矣

山雀向王本

空開殿本

南毛本非用

汶注校改

皆叛而併廢之也抵大夏皆復閉昆明為所殺奪幣財終

莫能通至大夏焉於是漢發三輔罪人因巴蜀士

數萬人遣兩將軍郭昌衛廣等往擊昆明之遮漢

使者徐廣曰元封二年斬首虜數萬人而去其後遣使昆

明復為寇竟莫能得通而北道酒泉抵大夏使者

既多而外國益厭漢幣不貴其物自博望侯開外

國道以尊貴其後從吏卒皆爭上書言外國奇怪

利害求使天子為其絕遠非人所樂往聽其言予

節募吏民毋問所從來為具備人眾遣之以廣其

道來還不能毋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天子為其習

按此以南北道皆不通作對

按此通前摠論當時事情

董份曰武帝雖窮武然善駕馭但至王待夷狄不如是耳

之輒覆案致重罪以激怒令贖復求使使端無窮

而輕犯法其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

予節言小者為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效之其

使皆貧人子私縣官齎物欲賤市以私其利外國

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服虔曰漢使言於

實如淳曰外國人人自言數為漢使所侵易度漢兵遠不能至而禁其

食物以苦漢使漢使之絕積怨至相攻擊而樓蘭

姑師小國耳徐廣曰即車師當空道攻劫漢使王恢等尤

甚徐廣曰恢一作怪而匈奴奇兵時時遮擊使西國者使

者爭徧言外國災害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

子以故遣從驃侯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至

匈河水欲以擊胡胡皆去其明年擊姑師破奴與

輕騎七百餘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因舉兵威

以困烏孫大宛之屬還封破奴為浞野侯徐廣曰元封三年

王恢數使徐廣曰為中郎將為樓蘭所苦言天子天子

發兵令恢佐破奴擊破之封恢為浩侯徐廣曰捕得車師王

元封四年於是酒泉列亭鄣至玉門矣韋昭曰玉門關在龍

勒界○索隱曰韋昭又云玉門縣名在酒泉○正義曰括地志云沙州龍勒山在縣南百六十五里

王門關在縣西烏孫以千匹馬聘漢女漢遣宗室

女江都翁主往妻烏孫漢書曰江都王建女烏孫王昆莫以

匹中後本作元

為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為左夫人

昆莫曰我老乃令其孫岑娶妻翁主烏孫多馬其

富人至有四五千匹馬初漢使至安息安息王令

將二萬騎迎於東界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

過數十城人民相屬甚多漢使還而後發使隨漢

使來觀漢廣大以大鳥卵及黎軒善眩人獻于漢

索隱曰韋昭云眩人變化惑人也魏略云黎軒多奇幻口中吹火自縛自解小顏亦以為今之吞刀吐火植瓜種樹屠人

截馬之術皆是也及宛西小國驪潛大益宛東

姑師扞采蘇薤之屬皆隨漢使獻見天子天子大

悅而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寘其山多玉石采來

甲從本也上有者字

采之本

按古圖書即禹

本紀

按考要云爾雅曰河出崑崙虛山海經曰河出崑崙西北隅淮南子曰河九折注于海而流不絕者崑崙之輪也朱子註離騷謂崑崙河水所出其山多玉石即崑崙山也

璣曰漢使采取將持來至漢

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

崙云是時上方數巡狩海上乃悉從外國客大都

多人則過之散財帛以賞賜厚具以饒給之以覽

示漢富厚焉於是大觥抵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

者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名倉庫府藏

之積見漢之廣大傾駭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觥

抵奇戲歲增變甚盛益興自此始西北外國使更

來更去宛以西皆自以遠尚驕恣晏然未可誦以

禮羈縻而使也自烏孫以西至安息以近匈奴匈

奴困月氏也匈奴使持單于一信則國國傳送食

又洗發一屬

各殿本

三項多冊中後
長項本
長項本
長項本

或中鏡本無

不敢留苦及至漢使非出幣帛不得食不市畜不

得騎用所以然者遠漢而漢多財物故必市乃得

所欲然以畏匈奴於漢使馬宛左右以蒲陶為酒

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歲不敗俗嗜酒馬

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蒲陶

肥饒地及天馬多外國使來衆則離宮別觀旁盡

種蒲萄苜蓿極望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

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鬚頰善市賈

爭分銖俗貴女子女子所言而丈夫乃決正其地

皆無絲漆不知鑄錢器

徐廣曰多作錢字又或作鐵字

及漢使亡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安

余有丁曰進熟或
是進見而熟于天
子故得以進言若
老成者憚行役不
肯言矣註熟美之
說未必然也

茅坤曰摹寫漢代
宛更精神

王維楨曰壯士車

令持金驅馬入貳

師城請宛王馬樂

府少年行即此輩

也

按師古云砂磧

之中不生草木

水又鹹苦即今

燉煌西北惡磧

也數有敗言每

自死也

卒降教鑄作他兵器得漢黃白金輒以為器不用

為幣而漢使者往既多其少從率多進熟於天子

漢書音義曰少從不如計也或云從到此緯入宛言曰宛有善

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漢使天子既好宛馬聞之

甘心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貳

師城善馬宛國饒漢物相與謀曰漢去我遠而鹽

水中數敗服虔曰水名道從外水中如淳曰道絕

也言水廣遠或致風波而數敗也裴矩西域記云

在西州高昌縣東南去瓜州一千三百里並沙

磧之地水草難行四面危道路不可准記行人唯

以人畜骸骨及駝馬糞為標驗以其地道路惡人

畜即不約行會有人於磧內時聞人喚聲不見形

亦有歌哭聲數失人瞬息之間不知所在由此數

按自此以下叙
宛背漢

有苑必蓋臈魅魍魎也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

往往而絕邑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為輩來而常

乏食死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無奈我何且貳

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妄言推金

馬而去如淳曰宛貴人怒曰漢使至輕我遣漢使

去令其東邊郁成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

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以漢兵

不過三千人彊弩射之即盡虜破宛矣天子已嘗

使浞野侯攻樓蘭以七百騎先至虜其王以定漢

等言為然而欲侯寵姬李氏拜李廣利為貳師將

中經本正作攻下軍正趙始
成亦作正

茅坤曰漢武窮兵
供狀

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伐
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趙始成爲
軍正故浩侯王恢使導軍徐廣曰恢先受封一年
坐使酒泉矯制國除
而李哆爲校尉制軍事索隱曰哆音尺
者反又尺者反是歲太初
元年也而關東蝗大起蜚西至敦煌貳師將軍軍
既西過鹽水當道小國恐各堅城守不肯給食攻
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
士至者不過數千皆饑罷攻郁成郁成大破之所
殺傷甚衆貳師將軍與哆始成等討至郁成尚不
能舉況至其王都乎引兵而還往來二歲還至燉

西本本無

則中校金板反
中徒作而

中經本

王維慎曰古樂府
中塞上曲從軍樂
并少年行皆漢曲
也源本此事作方
有原委

煌士不過什一二使使上書言道遠多乏食且士
卒不患戰患饑人少不足以拔宛願且罷兵益發
而復往天子聞之大怒而使使遮玉門曰軍有敢
入者輒斬之貳師恐因留敦煌其夏漢亡浞野之
兵二萬餘於匈奴徐廣曰太初二年趙破奴爲浚
稽將軍二萬騎擊匈奴不還也
公卿及議者皆願罷擊宛軍專力攻胡天子已業
誅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輕漢而宛善
馬絕不來烏孫命頭易苦漢使矣晉灼曰
易輕爲外國
笑乃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赦囚徒材官益
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燉煌者六萬人負私

燉毛本

毛本輕下有
也字

中經本

中經本

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三萬餘匹驢騾橐它它他以萬數

多齎糧兵弩甚設天下騷動傳相奉伐宛凡五十

餘校尉宛王城中無井皆汲城外流水於是乃遣

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城徐廣曰空一作穴蓋以水蕩敗其城

也言空者令益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

居延休屠以衛酒泉如淳曰立一縣以衛邊也或曰置二部都尉以衛酒泉

而發天下七科適及載糒給貳師正義曰適音謫張晏云吏有罪

一亡命二贅婿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父母有籍凡七科武帝天漢四年發天下

七科謫出轉車人徒相連屬至敦煌而拜習馬者

二人為執驅校尉備破宛擇取其善馬云於是貳

王維楨曰古樂府出塞入塞二曲入詞哀苦勇怯不同皆有所本若伐宛之役道遠乏食將吏又貪多侵牟往者六萬人入關僅萬人馬往三萬匹得入者止千余匹此安得不怨耶

謫

又復前案

師後復行兵多而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

侖頭侖頭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

城漢兵到者二萬人宛兵迎擊漢兵漢兵射敗之

宛走入葆乘其城貳師兵欲行攻郁成恐留行而

令宛益生詐乃先至宛決其水源移之則宛固已

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其外城壞虜宛貴人

勇將煎靡宛大恐走入中城宛貴人相與謀曰漢

所為攻宛以王母寡匿善馬而殺漢使今殺王母

寡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即不解乃力戰而死未晚

也宛貴人皆以為然共殺其王母寡持其頭遣貴

史記卷百五 大宛列傳

遲

它他

置

七

燧

人使貳師約曰。漢毋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即不聽。我盡殺善馬。而康居之救且至。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漢軍熟計之。何從。是時康居候視漢兵。漢兵尙盛。不敢進。貳師與趙始成李哆等計。聞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尙多。所為來誅首惡者。母寡。母寡頭已至。如此而不許解兵。則堅守。而康居候漢罷而來救宛。破漢軍必矣。軍吏皆以為然。許宛之約。宛乃出其善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給漢軍。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餘匹。而立宛貴

茅坤曰。漢武窮兵數年。所得不過如

吳校金校及中統本漢使下有之字

萬宋中統王本及汪校皆作萬

此

人之故。待遇漢使善者名昧蔡。以為宛王。索隱曰。昧蔡大

宛將昧音末。蔡先萬反。與盟而罷兵。終不得入中城。乃罷而

引歸。初貳師起燉煌西。以為人多。道上國不能食。乃分為數軍。從南北道。校尉王申生。故鴻臚壺充

國等千餘人。別到郁成。郁成城守。不肯給食。其軍

王申生去大軍二百里。偵而輕之。責郁成。郁成食

不肯出。窺知申生軍日少。晨用三千人攻殺申

生等。軍破。數人脫亡。走貳師。貳師令搜粟都尉上

官桀。往攻破郁成。郁成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

康居聞漢已破宛。乃出郁成王。予桀。桀令四騎士

王維楨曰。宛已破。又使攻破郁成。威康居。功成計遂。此從軍樂也。

王維楨曰上邽騎士趙弟以少年能斬郁成王頭後論功封新時侯此豪俠輩也

縛守詣大將軍。如淳曰時多別將故謂貳師為大將軍四人相謂曰：「郁成王漢國所毒。今生將去，卒失大事，欲殺莫敢先擊。」上邽騎士趙弟最少，拔劍擊之。斬郁成王齧頭，弟桀等逐及大將軍。初，貳師後行，天子使使告烏孫，大發兵并力擊宛。烏孫發二千騎往，持兩端不肯前。貳師將軍之東，諸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軍入獻見天子。因以為質焉。貳師之伐宛也，而軍正趙始成力戰功最多。及上官桀敢深入，李哆為謀計，軍入玉門者萬餘人，軍馬千餘匹。貳師後行，軍非乏食，戰歿不能多。而將吏貪多不

認結前

貳師後行

余有丁曰郁成王桀已縛送其斬之一士之力耳非戰斬功而得封侯故明著之

按師古云言以謫過行者免其所犯不叙功勞余有丁曰歷叙貳師出師再及侵牟失亡得馬之數賞功之次則貳師功罪漢計失得不待言而自見矣

愛士卒侵牟之。以此物故，天子為萬里而伐宛，不錄過封廣利為海西侯，又封身斬郁成王者騎士趙弟為新時侯，軍正趙始成為光祿大夫，上官桀為少府，李哆為上黨太守，軍官吏為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者百餘人，千石以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漢書音義曰奮迅自樂入行者以適過行者皆絀其勞。徐廣曰奮行者及以適行者雖俱有功勞今行賞計其前有罪而減其賜故曰絀其勞也絀抑退也此本以適行故其勞不足重所以絀降之不得與奮行者齊賞也士卒賜直四萬金，伐宛再反，凡四歲而得罷焉。漢已伐宛，立昧蔡為宛王而去。歲餘，宛貴人以為昧蔡善

適過行者

卒中從本

之也中從本

殿中經和玉正本分注同

茅坤曰暗寓漢不能以力定大宛如董份曰貳師惟立一味蔡為功而宛復誅之漢又賂賜美刺自見

按禹本紀言即應前天子按古圖書王應麟曰三礼又宗引禹受地記王逸注離騷引禹大傳豈即太史公所

諛使我國遇屠乃相與殺昧蔡立母寡昆弟曰蟬封為宛王而遣其子入質於漢漢因使使賂賜以鎮撫之而漢發使十餘輩至宛西諸外國求奇物因風覽以伐宛之威德而燉煌置酒泉都尉徐廣曰一本無置字云置都尉又云燉煌有淵泉縣或者酒字當為淵字也西至鹽水往往有亭而命頭有田卒數百人因置使者護田積粟以給使外國者

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睹本紀所

展中經本說禹

河注枝改何

四庫考證云家說意據毛本及尚書傳改宣注枝改

閩宋本

謂禹本紀者欤何孟春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後儒曰如火把之譬蓋出此元人嘗窮河源矣殊不知本紀之兩言者董份曰現此云惡觀所謂崑崙則前云素古圖書名河所出曰崑崙蓋訛之也但其詞微不易見耳

柯王述贊連寫

謂崑崙者乎鄧展曰漢以窮河源於何見崑崙乎尚書曰導河積石是為河源出於積石積石在金城河關不言出於崑崙也○索隱曰惡音烏鳥於河也暗見也言張騫窮河源至大夏于冥於何見河出崑崙乎謂禹本紀及山海經為虛妄也然案山海經河出崑崙東北隅西域傳云南出磧石山為中國河積石本非河之發源猶尚書導洛自熊耳然其實出於蔥嶺山乃東經熊耳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

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索隱曰案漢書作所

迂濶言不可信也余不敢言者亦謂山海經難可即信耳而荀悅作放效失之矣

索隱述贊曰大宛之迹元因博望始究河源旋窺海上條枝西入天馬內向蔥嶺無塵鹽池息浪曠哉絕域往往亭障

○大宛傳終柯王本皆如此

幼宋柯王本

意宋中經本

意宋柯王本

曰王本作日

黃震曰甚矣小人逢君之惡何甚也漢欲通西南夷費多道不通嘗罷之矣張騫言可通大夏天子復欣然爲之是窮民西南之禍不在漢武而在張騫然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得月氏要領其後復使烏孫亦不得其要領間關萬里困苦終身騫果何利于此自是弃骨肉于萬里外以取宛馬天下騷動耗費鉅萬萬騫又果何利于漢嗚呼甚矣小人逢君之惡者不可曉也又曰按太史公云張騫使大夏窮河源惡觀本紀所謂崑崙者乎嗚呼太史公之論善矣然後世辰轉浩襲之妄又豈止太史公所闢而已哉蓋自是有譯西域書爲中國語者又因崑崙之說附會之爲須彌山亦謂日月相避隱爲光明而更加張大謂周須彌之山爲世界者凡四日所至爲晝而去之則爲夜然天下安有是理哉若果如崑崙須彌之說則日月之避隱常相等齊安從而晝夜長短之分日月之避隱

常不相見安從而有晦望交蝕之異日常滿月亦當常滿安從而月有虧盈進退之不同出沿山之東入循山之西其地皆遠當僅見日輪之隱約日之方中居山之腹其地獨近當尤見日輪之顯大今日之出沒皆見其紅而大日之方中獨見其淡而小何也豈近反見其小而遠反見其大耶日東循山而天下曉當以地之遠近漸次而曉日西轉山而天下昏當以地之遠近漸次而昏營之東日出以寅則幽之西當以午幽之西日沒以酉則營之東當在晝今地里不問遠近出沒皆以寅酉何也豈避隱不以漸行或晝夜不係日月耶夫日月東浮而西沈日行速而月行遲朔望有定寒暑無差交會剝蝕皆可預計吾儒曆法盡之矣彼爲崑崙須彌之說者雖從西域來實皆譯之者附會中國非聖之書以張大之而不復計其事之實也余故因太史公斥崑崙之說而併及之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三終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四

吳興凌稚隆輯校

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史記卷之一百二十四

荀悅曰立氣齊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彊於世者謂之游俠

陳仁子曰游俠之名蓋起于後之世無道德之士耳夫游者行也俠者持也輕生高氣排難解紛較諸古者道德之士不動聲色消天下之大變者相去固萬萬而君子諒之亦曰其所遭者然耳律其所為雖未必盡合於義然使當時而無斯人則袖手於焚溺之衝者滔滔皆是亦何薄哉斯固亦孔子所謂殺身成仁者也遷之傳此其亦感於蚕室之禍乎吾於此傳可以觀人材可以觀世變董份曰史遷遭李陵之難交游莫救身坐法困故感游俠之義其辭多激故班固譏進奸雄此太史之過也然咨嗟慷慨感歎宛轉其文曲至百代之絕矣

王鏊曰此傳議論正而氣勢濶達柯維騏曰韓非宗法家故以儒與俠並訊云何良俊曰此正是太史公憤激著書處觀其言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世主功名俱著者為死可言而獨有取於布衣之俠又以虞舜井廩伊尹鼎俎傳說板築呂

柯維騏曰荀悅謂世有三游德之賊也揚雄謂游俠竊國靈者也太史公作傳豈誠美其事哉遷遭李陵之禍平昔交游緘默自保其視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者何如其言曰誠使鄉曲之俠與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蓋有激也此與貨殖傳同意班固不原此意乃譏其進奸雄而崇勢利誤矣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正義曰言文之蔽小人而俠

以武犯禁二者皆譏正義曰譏非言也儒做亂法

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

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

秋索隱曰案春秋謂國史也以言人臣有功固無

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徐廣曰仲詭弟

字季次未嘗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索隱曰行義

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

蓬戶正義曰莊子云原憲處居環堵之室蓬戶不

也褐衣蔬食不厭死而已索隱曰厭飽四百餘年

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

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

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索隱曰而不矜其能羞伐

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

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傳說

匿於傅險呂尚困於棘津徐廣曰在廣川正義

尚賣食夷吾百里桎梏飯牛以至孔子畏匡之爭以見緩急人所時有世有如此者不有俠世士濟而出之使拘李抱咫尺之義者魚累數百何益於事董份曰其稱獨行君子又不苟合則亦非退處士也蓋故為抑揚發憤而作耳劉辰翁曰韓非子刻薄欲箝制人心術使必不得騁而獨取俠客之義如其說難與孤憤至緩急者人之所時有也更自諷然叩其意本不取季次原憲等蓋言其有何功業而志之不

史記卷五十五 留侯世家 韓彭張敖傳 韓彭張敖傳 韓彭張敖傳

倦却借他說游俠之所為有過之者而不見稱特其語厚而意深也
茅坤曰太史公下腐射更无一人出死力救之所以傳游俠獨蘊又結胎在此
董份曰太史公自傷莫救發憤本意至是及是矣

余有丁曰按此即上文嚮其利者為有德意也索隱註未明

年七十賣食棘津云古亦謂之石濟津故南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菑况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鄙人以下並詭言有言曰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為有德索隱曰已音以嚮音享受也言已受其利則為有德何知必仁義也故伯夷醜周餓歿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躋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索隱曰以言小竊則為盜而受誅也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索隱曰言人臣委質於侯王門則須存於仁義若游俠徑擬亦何必肯存仁義也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又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沈浮而取

索隱改

侯宋頌宋

揚慎曰此太史公為游俠之傳本意

揚慎曰延陵吳季札也不必引延陵生太史公作傳其不名者必其顯著者也或曰季札豈游俠耶今日太史公作傳既重游俠矣必援名人以尊之若貨殖傳之援子貢也子貢既入

榮名哉索隱曰言拘學守義之士或抱咫尺纖微之事遂久以當代孤負我志而不若卑論齊俗以取榮寵也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為歿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邪誠使鄉曲之俠予季次原憲比權量力効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徐廣曰代郡亦有延陵縣駟案韓子云趙襄子召延陵生令車騎先至晉陽襄子時趙已并代可延陵之號但未詳是此人非耳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

效毛本

可蓋本作何耳中統作焉

貨殖季札獨不入游俠乎故曰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籍于有土若趙之延陵生不可言王者親屬也

附中統行王本說俯

倪思曰既說鄉曲之俠又問巷之俠又匹夫之俠即不放過要見難之又難以此直至捍當世之文罔与暴豪之徒反覆而愈明

賢者矣。地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間巷之俠。脩行砥名。聲施於天下。索隱曰施音以政反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索隱曰扞即捍也。違扞當代之法網。謂犯法禁也。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董份曰无以而也俠見其益奇也

四庫考證云脫不為勳字四字據毛本增注校亦有四字

貴宋本

劍中統何王劍毛

魯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歆其德。諸所嘗施。唯恐見之。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家無餘財。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過輜牛。徐廣曰音雖駟案漢書音義曰小牛牛當輜趨人之急。甚已之私。既陰脫季布將軍之厄。及布尊賢。終身不見也。索隱曰案季布為漢所購。求朱家以布髮鉗為奴。載以廣柳車。而出之。及布尊賢。終不見之。亦高介至義之士。然布竟亦不報朱家之恩。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焉。楚田仲以俠聞。喜劍。父事朱家。自以為行弗及。田仲已死。而雒陽有劇孟。周人以商

詳季布傳

車宋本說單

商中法本

四庫考證云間說閑錄元本改

楊循吉曰重着如此冷語見孟益資

賈為資。而劇孟以任俠顯諸侯。吳楚反時。條侯為太尉。乘傳車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為已矣。天下騷動。宰相得之。若得一敵國云。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索隱曰。好戲也。多少年之戲。然劇孟毋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劇孟死。家無餘十金之財。而符離人王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間。是時濟南睢氏。索隱曰。睢音所。案為郅都。誅陳周庸。索隱曰。陳國。人姓周名庸。亦以豪聞。景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其後代諸白梁韓無辟。陽翟薛況。陝韓孺紛紛復出焉。徐廣曰。陝疑當作邾。字賴川有邾縣。南越傳曰。邾壯士韓千秋也。

索隱曰。代代郡人有白氏豪俠。非一故言。諸梁梁國人。韓姓無辟名。辟音避。陝當為邾。陝音如冉反。邾音紀洽反。漢書作寒孺。

郭解軼人也。索隱曰。漢書云。河內軼人也。字翁伯。善相人者許

負外孫也。解父以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為人短小

精悍。不飲酒。少時陰賊。索隱曰。以內心忍害。慨不快意。身所

殺甚眾。以軀借交報仇。藏命作姦。索隱曰。案謂亡命也。剽攻

不休。及鑄錢掘冢。固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

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為儉。以德報怨。厚

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為俠益甚。索隱曰。蘇林云。言性喜為俠也。既

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卒發於睚

寒中述本作韓河和正本說何

家元本

唐順之月一篇主意先提于此

按師古云陰賊者陰懷賊害之意也

按自喜為俠即上以軀借交報仇藏命也董份曰與與解而不隱惡

諸中說語

龍書后

字來訓傳

志

師本下同

唐順之曰此上一段已了郭解下特詳其事耳

劉辰翁曰以誠自歸故去之若杯酒之過自不可至殺也其矯情好名若此

按此俠而容

按師古云邑屋猶今人言村舍巷舍也

按此俠而能弱

路毛本下同

郭解傳

眦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為報仇不使知也此上一俱應在後

解姊子負解之勢索隱曰與人飲使之嚼徐廣曰音子奴

及盡非其任彊必灌之人怒拔刀刺殺解姊子音子奴

去解姊怒曰以翁伯之義人殺吾子賊不得棄其

尸於道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

歸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固當吾兒不直遂去

其賊徐廣曰遣使去罪其姊子乃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

多解之義益附焉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獨箕

倨視之解遣人問其名姓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

至不見敬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乃陰屬尉史曰

四庫考證云錢謙益據漢書昭帝本紀注改

呂祖謙曰解果以姊子有辜當茲則不問其人可也今乃使人微知賊處待其窘自歸迺赦之則先操而後縱之使恩威出於已耳解果以居邑不見敬是吾德不修則不問其人可也今乃問其姓名脫其踐更則欲人知其報怨以德之美耳此二者外若犯而不校推其用心則千世要齋游俠之大不善正在此按師古云居間為道地和輯之而不見許也

是人吾所急也索隱曰案謂吾心中所急至踐更

時脫之每至踐更數過吏弗求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

過更古有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為之一月一更是為卒更也貧者欲得顧更踐者次直者出錢顧之

月二千是為踐更也律說卒更踐更者居縣中五月乃更也後從尉律卒踐更一月休十一月也

索隱曰數音朔數頻也謂頻免之也又音色主反怪之問其故乃解使脫

之箕倨者乃肉袒謝罪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

雒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者以十數索隱曰色

反終不聽客乃見郭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

索隱曰謂屈解乃謂仇家曰吾聞雒陽諸公在此

間多不聽者今子幸而聽解解奈何乃從他縣奪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志

輒中統毛本

殿本考證云王若虛辨或曰疑重用待我字

在宋中統本傳歸

按此俠而不伐

按漢書元重待我字是

人邑中賢大夫權乎。乃夜去不使人知。曰且無用

待我。待我去。令雒陽豪居其間。索隱曰漢書作無庸蘇林曰且無便

用吾言待我去。令乃聽之。解執恭敬不敢乘車入

其縣廷之旁。郡國為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

者各厭其意。然後乃敢嘗酒食。諸公以故嚴重之。

爭為用。邑中少年及附近縣賢豪。夜半過門常十

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索隱曰如淳云解多藏亡命者故喜事年少與解同

志者知亡命者多在解故多持車來欲為解迎。而藏之。及徙豪富茂陵也。

解家貧不中訾。索隱曰案訾不滿三吏恐不敢不

徙。衛將軍為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布衣權至

季主中統本訛季王

陳沂曰楊掾李解斷頭又殺其父與上書人尤奇少公自殺固奇而客殺儒生斷其舌尤奇此所以為俠

凌約言曰傳中於其居家及居關中而各言其為人短小不飲酒以見其非強有力而使酒者且非徒容貌動人者也

按所過輒告言

揚慎曰此籍少公又奇出于夙聞感慨之義无此不名

應前不矜其功

索隱曰漢書作無庸蘇林曰且無便

又結

及中統本

使將軍為言此其家不貧。解家逐徙。諸公送者出

千餘萬。軹人楊季主子為縣掾。舉徙解。解兄子斷

楊掾頭。由此楊氏與郭氏為仇。解入關。關中賢豪

知與不知。聞其聲。爭交驩。解為人短小不飲酒

出。未嘗有騎。已又殺楊季主。楊季主家上書人。又

殺之。關下。上聞乃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

陽。徐廣曰屬馮翊。正義曰故城在同州韓城縣南二十里漢夏陽也身至臨晉。正義

曰故城在同州馮翊。臨晉籍少公素不知解。解冒因

求出關。籍少公已出解。解轉入太原。所過輒告主

人家。吏逐之。跡至籍少公。少公自殺。口絕。久之乃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存本列傳

七

俠傳

劉辰翁曰在文帝為英明在公孫弘為已甚吾嘗謂公孫弘深刻此語其一也

王帝曰族郭解翁伯心字之者惜之也

公王本作翁下吳校改亦作翁

得解窮治所犯為解所殺皆在赦前不接而接有儒生侍

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郭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

賢解客聞殺此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

殺者應前少年為報仇不使知亦竟絕莫知為誰吏奏解無罪御史大

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

解雖弗知此罪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郭

解翁伯自是之後為俠者極衆敖而無足數者徐廣

曰敖倨也然關中長安樊仲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公

子西河郭公仲太原鹵公孺徐廣曰雁門有鹵城也○索隱曰漢書作

魯公孺魯姓也與臨淮兒長卿東陽田君孺索隱曰漢

徐廣之說不同

此條正義疑有脫記

貝闕王本

四宋本說曰

四庫考證云羽說與又脫二字據王本改增宋本亦說脫

之吳校改所

董份曰明游俠不與暴豪等同類以應前語

余有丁曰按子長以言李將軍事被刑交遊莫救故獨取于任俠之義亦有激乎其言之也

楊慎曰貌猶頂戴也今人猶云頂好名目即古人貌榮名之義貌音墨

書作陳君孺然陳田聲相近亦本同姓也○正雖義曰其東陽蓋具州歷亭縣者為近齊故也

為俠而遠遠有退讓君子之風至若北道姚氏索隱

曰蘇林云道猶方也如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

趙他羽公子索隱曰舊解以趙他與公子為一人今案此姓趙名他羽字公子也南

陽趙調之徒此盜跖居民間者耳曷足道哉此乃

鄉者朱家之羞也

太史公曰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

者然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

者皆引以為名諺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徐廣曰人以顏

狀為貌者則貌有衰落矣唯用榮名為飾表則稱譽無極也既盡也於戲惜哉

貌王本作邑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游侠列傳

顏本說二

雁中統柯王

遂王本說二

柯王廷贊連寫

游俠列傳。
史記卷之百二十四

索隱述贊曰游俠豪倨籍籍有聲權行州里力折公卿朱家脫季劇孟定傾急人之難免離於更偉共翁伯人貌榮名

黃震曰朱家周人之惡家無餘財而終身不自以為德太史公慕焉郭解折節賑人入為解殺人解不知而公孫弘族解太史公尤為之痛惜愚謂朱家誠賢矣為人忘已墨氏之弊而解之見殺則亦其平昔嗜殺所致孔子有言古之學者為己孟子亦謂窮則獨善其身士亦何必務名譽出于尋常之外也哉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四

終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五

吳興凌稚隆輯校

倭幸列傳第六十五

史記卷之一百二十五

諺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徐廣曰遇一作偶固

無虛言非獨女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昔以色列幸

者多矣至漢興高祖至暴抗也索隱曰抗音苦浪反言暴猛抗直也

然籍孺以倭幸孝惠時有閔孺正義曰籍閔皆名也孺幼小也此

兩人非有材能徒以婉倭貴幸與上臥起公卿皆

因關說索隱曰關通也謂公卿因之而通其詞說劉氏云有所言說皆關由之故孝

惠時郎侍中皆冠鷄鷄貝帶漢書音義曰鷄鷄鳥名以毛羽飾冠以貝

飾帶○索隱曰許慎云鷄鷄鷄鳥也淮南子云趙武靈王服貝鷄鷄漢官儀云秦破趙以其冠賜侍

仕宦殿本士作仕至本同中統本官誤宦

茅坤曰倭幸傳無深旨獨其並以誅亡之禍處可為愴神楊慎曰樊陰傳高帝枕一官者而臥豈即籍孺田汝成曰二人皆稱孺恐非名疑倭幸者之稱孺之為言少也

慎宋本避缺

鷄注校改鷄

猛暴中統本

中統本作偶
中空一格

飾中統記飾

鳥 宋本作鳥
映 宋本作竟

官 宋本誤忠

伎 宋本

中 統至本鄧通接上不提行

上 梓林別本訛上

叔 殿本注同

自 宋本作目

閣 柯至本賜上有言字

四 庫考證云 宋說已今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佞幸列傳

中三蒼云鷓鴣神鳥也飛光映天者也

也。兩人徙家安陵。正義曰惠帝陵邑孝文時中寵臣士人

則鄧通宦者則趙同。索隱曰案漢書作趙談此北

宮伯子。正義曰顏云姓北宮名伯子北宮伯子以

愛人長者而趙同以星氣幸常為文帝參乘鄧通

無伎能。

鄧通蜀郡南安人也。以濯船為黃頭郎。徐廣曰着

安未漢書音義曰舍濯船池中也一說能持擢行船

也。土水之母故施黃旄於船頭因以名其郎曰黃

頭。孝文帝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從後推之

上天。顧見其衣絮帶後穿。索隱曰絮音篤覺而之

絮衫襦之橫者

漸臺。正義曰括地志云漸臺在長安故城中關中

於此。以夢中陰自求推者郎。即見鄧通其衣後穿。

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名。姓鄧氏。名通。文帝說焉。

索隱曰漢書云上尊幸之日異。通亦愿謹。不好外

交。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文帝賞賜通巨萬以十

數。正義曰賜通巨官至上大夫。文帝時時如鄧通

家遊戲。然鄧通無他能。不能有所薦士。獨自謹其

身以媚上而已。上使善相者相通。曰當貧餓。文

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也。何謂貧乎。於是賜鄧通蜀

嚴道銅山。正義曰括地志云雅州榮經縣北二里

有銅山即鄧通得賜銅山鑄錢者邑榮

線室之中也
索隱曰與音教
右在漸臺下宋中統柯
王本皆有

董份曰文帝作一
露臺惜百金而賞
賜通不惜十鉅方
亦異也

張之象曰文帝嘗
衣綿衣所幸慎夫
人令衣不得曳地
幃帳不得衣綉以
示敦朴為天下先
雖寵幸鄧通必不
若是之甚史氏之
言未可尽信也

集解徐廣曰後屬樓為
右在南安人也下見中統柯
王本

索隱灌音桿是發反
右在集解黃頭郎下宋
中統柯王本皆有

楊慎曰絮衣之中
也今人製衣猶曰
絮縫醫家曰督脉
人之中梓人曰督

集解中統柯
王本皆有
汪校橋下增
腰字

自吳校金板及中統
本作以

任宋中統本作任
充宋中統柯王本

四庫考證云脫賜通二字
據毛本增

今宋本說令

宋本音上有媽字

毛本媽者接上三格下
本字延年亦然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侯幸列傳

經即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正義曰錢譜云文字稱兩同漢四銖

其富如此。文帝嘗病癱。鄧通常為帝啗吮之。索隱

曰啗音狂格反文帝不樂。從容問通曰：天下誰最

愛我者乎？通曰：宜莫如太子。太子入問病，文帝使

啗癱。啗癱而色難之。已而聞鄧通常為帝啗吮之。

心慙。由此怨通矣。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

居無何，人有告鄧通盜出徼外鑄錢，下吏驗問，頗

有之。遂竟案，盡沒入鄧通家，尚負責數巨萬。長公

主賜鄧通。韋昭曰景帝姊也。索隱曰案即館陶公主也。吏輒隨沒入之。

索隱曰謂長公主別有一簪不得著身。於是長公

婦毛本
有中統作與

刈辰翁曰四音字
相應心慙由此怨
通矣句洒絕

田汝成曰通无他
能獨長公主賜之
假之有微詞矣

凌約言曰以帝富
之于前公主給之
于後而竟不免餓
死相也果莫逃已

楊慎曰仁寵最過
為句庸不乃甚篤
為句不否同索隱
句讀已非解又可
笑

主乃令假衣食。索隱曰謂公主竟不得名一錢。索隱

曰始天下名鄧氏錢今皆寄於人家。孝景帝時中

無寵臣。然獨郎中令周文仁。索隱曰案漢書稱周

文仁恐後人加仁寵最過。庸不乃甚篤。索隱曰案

仁最被恩寵過於常人。今天子中寵臣。士人則韓

王孫媽。索隱曰音偃宦者則李延年。

媽者，弓高侯孽孫也。徐廣曰韓王信之子頽當也。今上為膠東

王時，媽與上學書相愛。及上為太子，愈益親媽。媽

善騎射，善佞。上即位，欲事伐匈奴，而媽先習胡兵。

以故益尊貴，官至上大夫，賞賜擬於鄧通。時媽常

乃不毛本

茅坤曰非望之寇
无辜之禍

與上臥起。江都王入朝。有詔得從入獵上林中。天

子車駕蹕道未行。而先使媽乘副車從數十百騎

驚馳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為天子。辟從者。伏謁道

傍。媽驅不見。既過。江都王怒。為皇太后泣曰。請得

歸國入宿衛。比韓媽。索隱曰謂還爵封於天子而請入宿衛太后由

此。嗾媽。徐廣曰嗾讀與銜同漢書作銜字媽侍上。出入永巷不禁。

以姦聞。皇太后。皇太后怒。使使賜媽死。上為謝。終

不能得。媽遂死。而案道侯韓說其弟也。亦佞幸。

李延年。中山人也。父母及身。兄弟及女。皆故倡也。

延年坐法腐。給事狗中。徐廣曰主獵犬也而平陽公主言

索隱曰說音悅
右在亦佞幸下宋中統
柯本皆有

索隱曰或大監
右在犬也下宋中統柯
王本皆有宋本大作犬

夏寅曰延年已腐
矣曰寢者謂因延
年而弟季得身中
人亂也

延年女弟善舞。上見。心說之。及入永巷。而召貴延

年。延年善歌。為變新聲。而上方興天地祠。欲造樂

詩。歌弦之。延年善承意。弦次初詩。索隱曰初詩即新造樂章其

女弟亦幸。有子男。延年佩二千石印。號協聲律。與

上臥起。甚貴幸。埒如韓媽也。徐廣曰埒等也蜀都賦曰卓鄭埒名又云

埒者埒。埒者埒埒之名久之。寢與中人亂。徐廣曰一云坐弟季與中人亂出入驕

恣。及其女弟李夫人卒後。愛弛。則禽誅延年昆弟

也。自是之後。內寵嬖臣。大底外戚之家。然不足數

也。衛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貴幸。然頗用材能自進。

太史公曰。甚哉愛憎之時。彌子瑕之行。足以觀後

按彌子瑕事見
說苑又見韓非
列傳

柯王述贊連寫

柯維騏曰史迂傳王孫嬌則曰出入永巷以姦聞傳李延年則曰出入驕恣寢舟中人乱乃若審食其之事叠見列傳王允謂之謗書蓋指此耳

佞幸列傳。
史記卷之二百二十五

人佞幸矣。雖百世可知也。

索隱曰彌子瑕衛靈公之臣事見說苑也

索隱述贊曰傳稱令色詩刺巧言冠鷄入侍傳粉承恩黃頭賜蜀宦者同軒新聲都尉挾彈王孫泣魚竊駕

著自前論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五 終

